

我国义务教育课外补习：现状与趋势

薛海平，方晨晨

[摘要] 基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2012、2014、2016 四次追踪调查数据(CFPS)，研究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发现：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和支出逐年上升，不过在 2016 年有所下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学校质量较高、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补习支出较高。东北三省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补习支出较高。为了落实“减负”政策和促进教育机会分配平等，政府应继续加大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为家庭经济背景较差且成绩落后的学生提供课外补习费用补助，引导高中尤其是优质高中增加面向农村和社会经济背景较差家庭的招生名额。

[关键词] 义务教育；课外补习；影子教育；发展趋势

一、引言

课外补习(Education Supplementary Tutoring)是指为提高学生学业成绩而进行的正规学校教育外的补充性教育活动(Bray, & Kwok, 2003)。国际学术界通常称课外补习为“影子教育系统”，即主流学校教育投射的一个影子(Stevenson, & Baker, 1992)。近二十年，课外补习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无论在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还是在那些相当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到处可见各种形式的课外补习。近十年来，课外补习在中国发展迅速，广大中小学生们放学后、假期中就不停地赶赴各个课外补习地点寻求课外辅导。

[收稿日期] 2018-11-3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家庭资本、影子教育与社会再生产”(71774112)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直面影子教育系统：我国义务教育课外补习研究”(71373165)。

[作者简介] 薛海平，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电子邮箱地址：xuehaiping_416@163.com；方晨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电子邮箱地址：fcc1121@163.com。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家庭热衷于投资课外补习活动,将教育竞争从校内扩展到了校外。围绕课外补习的激烈竞争不仅增加了学生学业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而且干扰了学校教育健康发展,还可能维持与扩大了社会不平等。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关于课外补习的实证研究均基于横截面数据描述课外补习发展现状,而采用追踪调查面板数据揭示课外补习长期发展趋势的实证研究基本没有。本文将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现状和长期发展趋势进行实证研究,探讨近年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课外补习发展规律,希望研究结论有助于清晰展示我国义务教育课外补习活动发展全貌,为当前我国政府出台课外补习治理政策和措施提供实证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规模研究

在中国、日本、韩国等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义务教育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早已是一种普遍的现象。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小学和普通初中参加课外补习的城镇学生比例分别为73.8%和65.6%(薛海平等,2004)。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年数据研究发现在所有被调查的义务教育在校生中,有24.6%的学生参加了课外补习,初中生和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分别为30%和22.6%(薛海平,2015)。Bray等(2014)针对中国香港中学生2011/2012学年抽样调查显示,9年级和12年级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比例分别为53.8%和71.8%。日本2007年一项调查显示,小学和中学生中有15.9%的小学一年级学生在塾中补习,以后年级学生比例更高,直至初中三年级为65.2%(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8)。陈纯瑾和郅庭瑾(2018)基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15年调查数据比较分析显示,在参与调查的22个国家及地区中,课外补习参与率最高的是位于东南亚地区的泰国,其数学、外语、自然科学课外补习参与率依次为91.2%、89.4%和89.7%。补习参与率较高的国家还有希腊、韩国、保加利亚,其数学、外语补习参与率都高达80%以上。相比之下,北欧国家冰岛课外补习参与率较低,其数学、科学、外语补习参与率均处于60%以下。课外补习参与率最低的是丹麦,其数学、外语、自然科学课外补习参与率分别为31.3%、32.4%和23.9%。中国学生参与数学、英语、语文补习的比例在65.7%至74.0%不等。

城乡间和区域间的学生课外补习存在很大差异。对东欧和亚洲12国的一

项调查研究显示,各国城市地区的课外补习都比农村地区庞大,差距最大的是哈萨克斯坦,达到24.2个百分点(Silova, 2010)。基于9个经济转型期国家的研究表明,城镇学生参与补习的比例比农村学生平均高7.5个百分点,差距最大的是立陶宛,其城乡之间差距达到了17%(马克·贝磊, 2009)。薛海平和丁小浩(2009)对中国大陆城镇学生2004年的调查研究显示,东部地区城镇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大中城市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高于小城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年数据研究显示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城市、县城、农村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分别为56.1%、50.9%、36.5%和13.9%。曾满超等(2010)对中国大陆初中生课外补习城乡差异的分析显示,城市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远高于农村学生。

校际间学生参加课外补习存在明显差异。Tseng(1998)的研究显示,在中国香港和台湾,排名较高学校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明显高于排名较低学校的学生。薛海平和丁小浩(2009)的研究中发现高质量学校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与课外补习支出水平明显高于一般和较差学校的学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年数据研究表明示范/重点校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为35.2%,显著高于普通校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21.3%(薛海平, 2015)。Bray等(2014)也研究发现,质量较高的学校的学生更有可能参加课外补习。

不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存在较大差异。Southgate(2009)利用OECD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数据分析了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课外补习参与率的关系,发现21个国家的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课外补习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中国,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普遍高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学生(薛海平等, 2009)。同样在中国香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有显著正影响(Bray et al., 2014)。

不同成绩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存在较大差异。Bray等(2001)对1994—1995年TIMSS(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项目中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8年级和9年级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研究显示,超过3/4的国家和地区(31个)学生参加课外补习主要是为了“补差”,3个国家和地区学生参加课外补习主要是为了“培优”,剩下7个国家和地区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动机是混合的,即“补差”和“培优”都普遍存在。但在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东亚社会,课外辅导主要服务于成绩优异的学生基本属于“培优”型,而不是“补差”型(马克·贝磊, 2009; 薛海平等, 2009)。

(二) 义务教育学生家庭课外补习支出研究

课外补习费用已成为许多国家中小學生家庭一项重要的支出。Bray 和 Kwok (2003) 对香港中小學生课外补习调查研究发现约 90% 的家庭花费了 1%—15% 家庭月收入投资于课外补习。Tansel 和 Bircan (2006) 对土耳其中小學生家庭课外补习支出研究发现 1994 年 80%—87% 的家庭花费了 1%—15% 家庭月收入投资于课外补习。Jelani 和 Tan (2012) 研究显示 2010 年马来西亚参加了课外补习的小學生家庭平均每月课外补习支出约为 43.87 美元。Bray 等人 (2014) 对香港中學生课外补习调查研究发现 2010 年香港中學生家庭每月课外补习支出约为 201.80 美元, 约占家庭月收入 8.7%。其中, 最低收入组家庭课外补习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超过 30%, 高收入组家庭课外补习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低于 3%。薛海平和丁小浩 (2009) 的研究显示 2004 年中国城镇在校學生家庭平均课外补习支出为 1187.68 元, 约合 143.61 美元, 占家庭收入比例为 4.23%, 其中高收入组家庭课外补习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为 2.87%, 低收入组家庭课外补习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为 6.12%。曲颖和薛海平 (2015)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2 年数据发现, 义务教育阶段學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年支出为 2227.24 元, 相当于每月 185.60 元, 占家庭纯收入的 10.41%, 占教育总支出的 44.29%。

课外补习活动在许多国家都消耗了大量社会资源, 尤其韩国表现更加突出。韩国 2006 年课外补习的家庭总支出估计为 240 亿美元, 占 GDP 的 2.8% (Kim et al., 2010)。土耳其 2004 年估计课外补习家庭支出为 29 亿美元, 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0.96% (Tansel et al., 2007)。埃及 2002 年估计, 在大学之前的各教育阶段, 埃及家庭每年在课外补习上花费约 1800 万美元, 相当于 GDP 的 1.6% (World Bank, 2002)。日本 2010 年一项调查显示家庭课外补习费用大约为 120 亿美元 (Dawson, 2010)。中国香港 2010 年一项调查显示初中生课外补习支出接近 2.55 亿美元 (Synovate, 2011)。

不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學生课外补习投资存在较大差异。Kim 和 Lee (2010) 对韩国的研究指出家庭收入越高, 课外补习支出越高; 学习成绩突出的學生 (前 10%) 课外补习支出要远远超出学习成绩一般的學生 (30%—70%); 父母教育层次高的家庭、有更高教育要求的家庭课外补习支出更多; 在机会均等化政策尚未覆盖的区域亦即能够进行择校的學生, 在课外补习上花费要少。薛海平和丁小浩 (2009) 利用中国大陆城镇學生 2004 年调查数据研究显示, 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學生课外补习支出水平普遍高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學生。Tansel 和 Bircan (2006) 对土耳其中小學生家庭课外补习支出研究发现, 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 课外补习支出也

越高,城市家庭课外补习支出显著高于农村家庭,家庭子女个数越多,课外补习支出越低,单亲妈妈家庭课外补习支出显著高于其他家庭。Jelani和Tan(2012)对马来西亚小学生家庭课外补习支出研究结果显示,华裔和印度裔小学生家庭课外补习支出显著高于马来裔家庭,高收入家庭课外补习支出也较高,单亲家庭课外补习支出高于非单亲家庭,学生所在学校质量较高的家庭课外补习支出也高于学校质量较低的家庭。Bray等人(2014)对2011年对香港中学生课外补习调查研究发现高收入家庭课外补习支出也较高。

城乡和不同地区家庭学生课外补习支出存在很大差异。薛海平和丁小浩(2009)对中国大陆城镇学生2004年调查研究显示,东部地区城镇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支出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大中城市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支出水平高于小城市。曾满超等(2010)对中国大陆初中生课外补习城乡差异分析显示,城市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支出水平均远高于农村学生。土耳其国家的研究发现,城市家庭子女花在补习上支出比农村的多66%,主要原因是城市能提供更实用的补习中心(Tansel et al., 2007)。不同质量学校学生课外补习存在明显差异。薛海平和丁小浩(2009)研究显示高质量学校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水平明显要高于一般和较差学校的学生。

(三)文献述评

全球范围内义务教育学生参加课外补习已是一种日益普遍的现象,研究表明城乡、地区、校际、家庭间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课外补习支出存在明显差异。义务教育学生大量参加课外补习不仅加重了学生学业负担,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教育分化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对应性。课外补习因此成为一种维持和强化社会分层的机制,会阻碍社会阶层间的良性循环和正常的社会流动。已有研究为我们了解课外补习发展现状和影响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也为政策制定者出台课外补习干预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然而,已有大多数国内课外补习实证研究受调查数据样本规模和时间限制,并不能准确反映全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现状。此外,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活动已经存在了较长一段时期,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和趋势,但很少有学者基于纵向调查数据对我国义务教育课外补习发展趋势和规律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追踪调查数据,不仅能准确反映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现状,也可以刻画出近十年来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发展趋势。

三、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数据

本研究使用数据全部来自北京大学“985”项目资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执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该数据本研究中义务教育学生样本数分别为4746名、3899名、4125名和3179名。本研究统计分析中的变量说明见表1。根据该数据集对课外补习的变量说明,本文中的课外补习是指为提高学生学业成绩或才艺培养而进行的正规学校教育外的补充性教育活动,包含了学术类和才艺类课程校外培训,这两类校外培训活动均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升学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表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说明
个人层面	数学成绩等级	1. 差, 2. 中, 3. 良, 4. 优
	语文成绩等级	1. 差, 2. 中, 3. 良, 4. 优
	是否参与课外补习	0. 否, 1. 是
	过去一年的课外补习费用	连续变量, 单位: 元
	性别	0. 女, 1. 男
家庭层面	父亲最高学历	1. 文盲, 2. 小学, 3. 初中, 4. 高中, 5. 大专, 6. 大学本科及以上
	母亲最高学历	1. 文盲, 2. 小学, 3. 初中, 4. 高中, 5. 大专, 6. 大学本科及以上
	家庭人均纯收入	连续变量, 单位: 元
	家庭地区	1. 东部, 2. 中部, 3. 西部
学校层面	学校层次	0. 小学, 1. 初中
	学校所在地	1. 省会城市(包括直辖市), 2. 一般城市(县级市或地级市), 3. 县城, 4. 农村(含乡镇)
	是否重点校	0. 否, 1. 是
	是否重点班	0. 否, 1. 是 3. 不分重点班

(二) 研究方法

学生课外补习的参与率和支出受到学校、班级、个体、家庭等多层次、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估计学生课外补习的参与率和支出的影响研究中面对的数据是具有嵌套关系的多层次数据结构。常规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只能对涉及某一层数据的问题进行分析，不能将涉及多层数据结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多层线性模型方法则可以对多层数据结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方法在三个方面优于普通线性回归方法：一是能够对个体单位取得较好的效应估计；二是可以对各层次之间的效应建立模型并进行假设检验；三是可以分解各层次之间的方差和协方差成分。本论文拟采用该方法来估计学生课外补习的参与率和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将更加准确。

1. 零模型(Model_0)

该模型将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支出的总差异分解为学生个体和校际间差异两个层面，主要用于探讨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支出在校际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模型如下：

$$\text{学生层: } Y_{ij} = \beta_{0j} + r_{ij}, r_{ij} \sim N(0, \delta^2) \quad (1)$$

$$\text{学校层: } \beta_{0j} = \gamma_{00} + \mu_{0j}, \mu_{0j} \sim N(0, \tau_{00}) \quad (2)$$

其中， Y_{ij} 表示第 j 所学校第 i 个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支出， β_{0j} 表示学校 j 的学生平均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支出， γ_{00} 表示总体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支出， μ_{0j} 表示学校之间的随机效应， δ^2 表示学生层面的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支出的差异， τ_{00} 表示学校之间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支出的差异。

2. 层一模型(Model_1)

在Model_0的基础上加上学生层面的变量构建Model_1，主要用来考察学生层面的变量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支出的影响情况，模型如下：

$$\text{学生层: } Y_{ij} = \beta_{0j} + \beta_{1j} \text{性别} + \beta_{2j} \text{父亲最高学历} + \beta_{3j} \text{母亲最高学历} + \beta_{4j} \text{家庭人均纯收入} + \beta_{5j} \text{学生语文成绩} + \beta_{6j} \text{学生数学成绩} + r_{ij}, r_{ij} \sim N(0, \delta^2) \quad (3)$$

$$\text{学校层: } \beta_{0j} = \gamma_{00} + \mu_{0j}, \mu_{0j} \sim N(0, \tau_{00}) \quad (4)$$

3. 层二模型(Model_2)

在Model_1的基础上加上学校层面的变量构建Model_2，主要用来考察学校层面的变量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支出的影响情况，模型如下：

$$\text{学生层: } Y_{ij} = \beta_{0j} + \beta_{1j} \text{性别} + \beta_{2j} \text{父亲最高学历} + \beta_{3j} \text{母亲最高学历} + \beta_{4j} \text{家庭人均纯收入} + \beta_{5j} \text{学生语文成绩} + \beta_{6j} \text{学生数学成绩} + r_{ij}, r_{ij} \sim N(0, \delta^2) \quad (5)$$

$$\text{学校层: } \beta_{0j} = \gamma_{00} + \gamma_{01} \text{学校层次} + \gamma_{02} \text{是否重点校} + \gamma_{03} \text{是否重点班} + \beta_{4j} \text{学校所在地} + \mu_{0j}, \mu_{0j} \sim N(0, \tau_{00}) \quad (6)$$

四、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规模分析

(一)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规模现状

从表2可知,2016年全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为15.7%,其中东部和中部相差不大,分别为19.1%和19.8%,明显高于西部的9.0%。学校所在地在直辖市/省会城市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最高50.0%,明显高于家庭在农村(包括乡镇)的12.2%,两者相差四倍之多。初中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19.2%)要明显高于小学生(14.6%)。重点校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19.1%)要明显高于普通校的学生(13.9%)。男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率为15%,低于女生的16.5%,两者差异并不显著。不同学生的语文成绩和数学成绩,其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存在明显差异。学生的语文成绩和数学成绩越好,其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就越大。不同父母亲学历的学生,其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学生的父母亲学历越高,其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就越大。人均纯收入最高25%家庭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为35.2%,而人均纯收入最低的25%家庭,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为9.3%,两者相差将近四倍。

表2 2016年义务教育学生课外补习规模差异(%)

样本量		3179	
全体		15.7	皮尔逊卡方检验
家庭地区	东部	19.1	$\chi^2=61.90$ $P<0.01$
	中部	19.8	
	西部	9.0	
学校所在地	直辖市/省会城市	50.0	$\chi^2=6.70$ $P=0.043$
	地级市	15.8	
	县城	16.4	
	农村(包括乡镇)	12.2	
学校层次	小学	14.6	$\chi^2=9.636$ $P<0.01$
	初中	19.2	
学校质量	重点校	19.1	$\chi^2=20.69$ $P<0.01$
	普通校	13.9	

续表

班级类型	重点班	16.1	$\chi^2=0.086$ $P=0.479$
	普通班	15.4	
	不分重点班	15.5	
学生性别	男	15.0	$\chi^2=1.38$ $P=0.131$
	女	16.5	
学生语文成绩	优	18.7	$\chi^2=12.11$ $P=0.017$
	良	16.0	
	中	14.2	
	差	12.6	
学生数学成绩	优	18.9	$\chi^2=19.77$ $P<0.01$
	良	16.4	
	中	14.4	
	差	10.4	
父亲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及以上	36.7	$\chi^2=58.84$ $P<0.01$
	大专	26.9	
	高中	19.9	
	初中	17.0	
	小学	13.5	
	文盲/半文盲	7.8	
母亲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及以上	45.9	$\chi^2=117.55$ $P<0.01$
	大专	25.3	
	高中	30.5	
	初中	18.3	
	小学	14.1	
	文盲/半文盲	7.9	
家庭人均纯收入分组	最高 25%	35.2	$\chi^2=129.73$ $P<0.01$
	中上 25%	21.5	
	中下 25%	13.7	
	最低 25%	9.3	

对各个省市的学生课外补习比例按照四分位数进行分类发现，黑龙江省、辽宁省、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和安徽省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处于第一阶梯；其次是吉林省、山东省、山西省、河南省、湖

南省和陕西省处于第二阶梯；福建省、河北省、湖北省、四川省和重庆市处于第三阶梯。甘肃省、江西省、广东省、广西省、贵州省、云南省处于第四阶梯。总体而言，东北三省和东部沿海地区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最高，中部地区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学生比例次之，西南地区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最低。

(二)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规模变化趋势

从表3可知，总体而言，从2010年到2014年，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呈上升趋势，2016年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比例有所下降。不同家庭地区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在2010年到2014年均有所上升，在2016年有所下降；其中，2010年，东部地区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要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012年到2016年，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较为接近，但依然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从2010年到2014年，重点班学生和普通班学生的课外补习比例有所上升，而且重点班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均高于普通班的学生和不分重点班的学生；2016年，三者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有所下降，不过没有明显差异。同样，从2010年到2014年不同学校所在地、学校层次、学校质量、学生性别、学生成绩、父母最高学历和家庭人均纯收入分组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均有所上升，但在2016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表3 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比例(%)

		2010	2012	2014	2016
义务教育学生样本量		4746	3899	4125	3179
全体		24.7	24.6	27.9	15.7
家庭地区	东部	31.9	30.5	35.3	19.1
	中部	25.4	30.2	33.8	19.8
	西部	16.7	13.2	14.3	9.0
学校所在地	直辖市/省会城市	52.0	56.1	67.7	50.0
	地级市	40.0	50.9	57.9	15.8
	县城	24.3	36.5	35.9	16.4
	农村(包括乡镇)	12.0	13.9	16.2	12.2
学校层次	小学	23.3	22.6	26.1	14.6
	初中	28.6	30.0	32.5	19.2
学校质量	重点校	49.4	35.2	37.4	19.1
	普通校	23.6	21.3	25.1	13.9

续表

班级类型	重点班	40.0	32.7	34.5	16.1
	普通班	27.3	26.1	26.3	15.4
	不分重点班	22.5	23.6	27.4	15.5
学生性别	男	24.3	23.1	27.6	15.0
	女	25.0	26.1	28.2	16.5
学生语文成绩	优	31.8	32.8	34.4	18.7
	良	27.7	26.0	28.1	16.0
	中	20.4	20.0	25.4	14.2
	差	12.5	13.4	12.4	12.6
学生数学成绩	优	32.8	33.1	35.9	18.9
	良	26.8	26.9	27.9	16.4
	中	18.5	17.7	23.5	14.4
	差	18.3	16.5	16.7	10.4
父亲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及以上	59.6	61.3	57.6	36.7
	大专	57.7	54.3	59.1	26.9
	高中	38.3	37.2	42.6	19.9
	初中	26.2	25.3	29.2	17.0
	小学	17.4	12.7	20.8	13.5
	文盲/半文盲	10.8	7.8	10.5	7.8
母亲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及以上	65.6	75.0	73.1	45.9
	大专	59.0	65.0	63.5	25.3
	高中	48.9	50.4	51.5	30.5
	初中	31.0	29.9	34.2	18.3
	小学	16.8	15.5	21.0	14.1
	文盲/半文盲	11.4	8.1	10.7	7.9
家庭人均纯收入分组	最高 25%	42.6	44.5	49.6	35.2
	中上 25%	24.8	29.0	35.7	21.5
	中下 25%	16.9	20.4	20.5	13.7
	最低 25%	14.9	17.0	13.9	9.3

五、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支出分析

(一)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支出现状

从表4可知,2016年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平均支出为2311.97元。东部地区学生的课外补习平均支出最高,为3022.07元,其次是中部地区,为2432.43元,西部地区最低,为1625.56元。学校所在地在直辖市/省会城市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最高,为3000.00元,农村(包括乡镇)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最低,仅为936.94元,两者相差3倍多。小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为1972.12元,初中生3044.93元。重点校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为3019.91元,普通校学生为2056.97元。重点班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为3362.84元。高于普通班(2206.49元)和不分重点班(2043.84元)的学生。不同性别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差异并不显著。语文成绩和数学成绩为良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最高。父母亲最高学历为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最高,父母亲最高学历为文盲/半文盲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最低。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25%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最高,为4472.05元,而家庭人均纯收入最低25%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最低,为1321.27元,两者比例相差2倍多。

表4 2016年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支出差异(元)

样本量		499	
全体		2311.97	均值比较
地区	东部	3022.07	$\chi^2=6.024$ $P<0.01$
	中部	2432.43	
	西部	1625.56	
学校所在地	直辖市/省会城市	3000.00	$\chi^2=12.434$ $P<0.01$
	地级市	1611.11	
	县城	1772.00	
	农村(包括乡镇)	936.94	
学校层次	小学	1972.12	$\chi^2=2.721$ $P<0.01$
	初中	3044.93	
学校质量	重点校	3019.91	$\chi^2=2.118$ $P=0.035$
	普通校	2056.97	

续表

班级类型	重点班	3362.84	$\chi^2=3.822$ $P=0.023$
	普通班	2206.49	
	不分重点班	2043.84	
学生性别	男	2385.34	$\chi^2=0.411$ $P=0.681$
	女	2233.20	
学生语文成绩	优	2959.35	$\chi^2=2.441$ $P=0.064$
	良	1911.54	
	中	1937.27	
	差	2905.52	
学生数学成绩	优	2404.09	$\chi^2=1.236$ $P=0.296$
	良	2735.17	
	中	1791.05	
	差	2201.76	
父亲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及以上	9534.91	$\chi^2=6.14$ $P<0.01$
	大专	3520.37	
	高中	2492.09	
	初中	2195.52	
	小学	1448.69	
	文盲/半文盲	1331.82	
母亲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及以上	9484.12	$\chi^2=15.89$ $P<0.01$
	大专	3025.79	
	高中	2364.81	
	初中	2183.16	
	小学	1365.70	
	文盲/半文盲	1208.24	
家庭人均收入分组	最高 25%	4472.05	$\chi^2=15.724$ $P<0.01$
	中上 25%	2301.77	
	中下 25%	1241.18	
	最低 25%	1321.27	

对各个省市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按照四分位数进行分类发现，甘肃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重庆市和湖南省处于第一阶梯；其次黑龙江省、四川省、陕西省、广东省、安徽省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处

于第二阶梯；吉林省、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广西省贵州省和福建省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处于第三阶梯；云南省、山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江西省的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最低，处于第四阶梯。

(二)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支出变化趋势

从表5可知，总体而言，从2010年到2014年，义务教育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呈上升趋势，2016年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有所下降。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从2010年到2014年均上升，而在2016年有所下降；中部地区学生课外补习支出均逐年上升。重点班学生的课外补习支出均逐年上升；普通班学生和不分重点班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在2010年到2014年上升，但在2016年有所下降。学生成绩较差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均逐年上升，其他学生课外补习支出在2010年到2014年上升，但在2016年有所下降。母亲最高学历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均逐年上升，其他学历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在2010年到2014年上升，但在2016年有所下降。同样，从2010年到2014年不同学校所在地、学校层次、学校质量、学生性别、父亲最高学历和家庭人均纯收入分组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支出均有所上升，但在2016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表5 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支出变化趋势(元)

		2010	2012	2014	2016
样本量		1079	1040	1149	499
全体		1279.45	2227.23	2807.58	2311.97
地区	东部	1647.01	3038.21	3866.22	3022.07
	中部	1390.52	1768.21	2128.68	2432.43
	西部	418.67	1213.59	1746.99	1625.56
学校所在地	直辖市/省会城市	2984.42	5119.09	8362.27	3000.00
	地级市	1624.56	3321.20	3389.02	1611.11
	县城	997.55	1550.64	1813.49	1772.00
	农村(包括乡镇)	378.03	894.25	1440.57	936.94
学校层次	小学	1256.67	1927.25	2570.80	1972.12
	初中	1333.48	2847.56	3314.15	3044.93
学校质量	重点校	2362.35	2684.47	3476.99	3019.91
	普通校	1172.23	1953.54	2466.47	2056.97

续表

班级类型	重点班	1856.17	3177.77	3245.04	3362.84
	普通班	1068.75	2573.84	2796.54	2206.49
	不分重点班	1256.61	2106.91	2754.08	2043.84
学生性别	男	1184.73	2056.81	2706.71	2385.34
	女	1380.52	2389.39	2915.17	2233.20
学生语文成绩	优	1807.53	2165.91	3069.67	2959.35
	良	1215.92	2101.60	3097.99	1911.54
	中	806.22	2448.81	2124.89	1937.27
	差	983.76	2108.03	2669.95	2905.52
学生数学成绩	优	1706.51	2420.60	2998.62	2404.09
	良	913.10	2409.21	3144.16	2735.17
	中	913.10	1974.44	2327.15	1791.05
	差	814.79	1100.15	1807.34	2201.76
父亲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及以上	3806.82	4527.95	6433.33	9534.91
	大专	2530.83	3071.95	4067.82	3520.37
	高中	1478.04	2680.75	3294.84	2492.09
	初中	998.04	1593.11	2272.22	2195.52
	小学	623.30	889.39	1581.00	1448.69
	文盲/半文盲	162.65	579.66	1354.97	1331.82
母亲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及以上	3471.19	5131.11	7502.28	9484.12
	大专	2507.46	3961.15	5324.75	3025.79
	高中	2015.17	3256.10	4164.03	2364.81
	初中	1080.75	1582.87	2190.26	2183.16
	小学	658.83	1227.78	1547.16	1365.70
	文盲/半文盲	153.50	701.64	1400.00	1208.24
家庭人均收入分组	最高 25%	2119.37	4074.90	4624.98	4472.05
	中上 25%	825.38	2134.46	2620.02	2301.77
	中下 25%	510.68	1358.31	1323.06	1241.18
	最低 25%	374.52	1138.88	1548.91	1321.27

2010年到2016年,我国义务教育在校生规模分别是15220万人、14459万人、13835.7万人、14242.4万人,从2010年到2016年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可以推断出,2010年到2016年义务教育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总花费分别

为 480.99 亿元、792.21 亿元、1083.77 亿元和 516.97 亿元，除了 2016 年有所下降，其他均呈上升趋势。2010 年到 2016 年，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性经费支出分别为 7794.97 亿元、9662.06 亿元、12735.78 亿元、14208.83 亿元，进一步可以计算出义务教育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总花费占当年义务教育财政性费用比例约为 6.17%、8.20%、8.51% 和 3.64%，占当年 GDP 比例约为 0.12%、0.15%、0.17% 和 0.07%。

表 6 课外补习占义务教育经费财政性费用和 GDP 的比例

	2010	2012	2014	2016
样本量	1079	1040	1149	499
全体平均(元)	1279.45	2227.23	2807.58	2311.97
义务教育在校生规模(万人)	15220	14459	13835.7	14242.4
义务教育学生参加课外补习人数(万人)	3833.44	3556.91	3860.16	2236.06
义务教育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总花费(亿元)	480.99	792.21	1083.77	516.97
义务教育财政性经费支出(亿元)	7794.97	9662.06	12735.78	14208.83
义务教育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总花费占当年义务教育财政性费用比例(%)	6.17	8.20	8.51	3.64
GDP(亿元)	413030	519322	643974	743585
义务教育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总花费占当年 GDP 比例(%)	0.12	0.15	0.17	0.07

数据来源：2010 年、2012 年、2014 年、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

六、我国义务教育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估算学生参与课外补习规模影响因素时，首先考察在学生和学校两个层面均不放入任何自变量的零模型(具体结果参见表 7)。一方面， $P < 0.01$ 可得出校际之间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另一方面，由 $ICC = 0.281$ 可知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规模总差异的 28.1% 来自于不同的学校。在 Model_1 中加入学生层面的变量，发现男生的课外补习参与率显著低于女生。母亲的最高学历越高，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就越高。家庭人均纯收入越高，学生补习参与率就越高。父亲最高学历、学生语文成绩和学生数学成绩对学生的补习参与率没有显著影响。在 Model_2 中加入学校层面的变量，发现除了家庭人均纯收入对学生参与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其他因素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表7 课外补习参与率影响因素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

固定效应	零模型	层一模型	层二模型
学生层			
男生(以女生为参照)		-0.024*(0.013)	-0.003(0.031)
父亲最高学历		0.006(0.007)	-0.008(0.017)
母亲最高学历		0.031*** (0.007)	0.015(0.018)
家庭人均纯收入		0.050*** (0.008)	0.052*** (0.019)
学生语文成绩		-0.012(0.009)	0.026(0.021)
学生数学成绩		-0.013(0.008)	0.019(0.019)
学校层			
初中(以小学为参照)			-0.013(0.034)
重点校(以非重点校为参照)			-0.003(.039)
学校所在地			-0.022(0.028)
重点班(以非重点班为参照)			0.041(0.054)
不分重点班(以非重点班为参照)			-0.010(0.039)
截距	0.183(0.125)	-0.015(0.031)	-0.001(0.136)
随机效应			
学生层	0.133*** (0.013)	0.109*** (0.012)	0.077*** (0.025)
学校层	0.340*** (0.005)	0.337*** (0.005)	0.322*** (0.011)
ICC	0.281	0.244	0.193

注：*、**、***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同样，在表 8 中可知校际之间学生课外补习的支出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其中，学生课外补习的支出总差异的 33.1%来自于不同的学校。在 Model_1 中加入学生层面的变量，发现母亲最高学历和家庭人均收入对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有显著的正影响，即母亲最高学历越高、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学生课外补习支出就越多。在 Model_2 中加入学校层面的变量，发现学生层面，父亲最高学历和家庭人均收入对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有显著的正影响。在学校层面，重点校学生的课外补习支出显著高于非重点校，重点班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显著高于非重点班。

表8 课外补习支出影响因素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

固定效应	零模型	层一模型	层二模型
学生层			
女生(以男生为参照)		-125.308 (299.624)	-3.780 (255.612)
父亲最高学历		253.604 (163.972)	294.982* (154.685)
母亲最高学历		410.590*** (156.086)	125.540 (151.742)
家庭人均纯收入		737.799*** (172.041)	731.514*** (164.186)
学生语文成绩		111.722 (199.625)	144.898 (185.010)
学生数学成绩		154.524 (195.339)	121.632 (184.966)
学校层			
学校层次			
初中(以小学为参照)			47.223 (279.022)
重点校(以非重点校为参照)			594.935** (323.026)
学校所在地			-110.899 (215.217)
重点班(以非重点班为参照)			1343.234*** (404.729)
不分重点班(以非重点班为参照)			1193.907*** (322.823)
截距	2082.52 (200.617)	-901.801 (684.451)	587.210 (942.159)
随机效应			
学生层	1488.796*** (218.414)	1112.964*** (243.502)	216.060*** (106.062)

续表

固定效应	零模型	层一模型	层二模型
学校层	3013.505*** (113.570)	2957.944*** (115.740)	891.913*** (78.835)
ICC	0.331	0.273	0.195

注：*、**、*** 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对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比例和支出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1. 2016 年，被调查学生当中有 15.7% 的学生参加了课外补习，人均补习支出 2311.97 元。

2. 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比例和支出在家庭间、学校间和地区间存在差异。从课外补习比例来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学生课外补习的参与率越高。重点校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率高于普通校。成绩较好的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率较高。东北三省和东部沿海地区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最高，中部地区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学生比例次之，西部地区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最低。从课外补习支出来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平均课外补习支出也较高。重点校和重点班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高于普通校和普通班的学生。东北和东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的湖南省，西部地区的重庆市和甘肃省学生的课外补习支出较高，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省份的学生课外补习较低。

3. 总体而言，从四次的追踪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和支出逐年增长，不过在 2016 年各项指标有所下降。中部地区学生、重点班学生、成绩较差的学生、父母学历为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生，其课外补习支出均逐年递增。

本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大量参加课外补习并为此支付了较高的课外补习费用，其背后有深刻的文化、教育、经济和政治等原因。从文化原因来看，我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学而优则仕的观点自古收到推崇。“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始终是父母的美好愿望和执着追求。从教育原因看，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是为了获得更多和更优质的教育资源。目前，我国的学校教育升学体系仍然建立在考试基础上，学生参加课外补习能够在教育数量上和质量上获得优势，从而在升学考试中处于更有利

的位置。从经济原因看,父母希望通过课外补习这一方式更多的投资于学生的教育,提高学生的人力资本。如果参与课外补习能够让学生在将来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提高学生的学生学业成绩和教育收益率,那么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从政治原因看,按照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MMI)(Raftery et al., 1993)和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EMI)(Lucas, 2001),不同家庭阶层之间的子女受教育机会是有差异的。当义务教育没有完全普及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总是会寻找各种方式,使其子女的受教育机会最大化。当义务教育普及时,由于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并不均衡,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校际之间的教育质量也存在一定差距。此时,竞争的核心不在于受教育机会,而在于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为了有效地维持社会不平等,就会努力让子女参与课外补习以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帮助其子女在未来的升学和就业中取得优势。

在多层线性模型中显示成绩越好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概率和支出要高于成绩较差的学生,重点校和重点班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显著高于非重点校和重点班的学生。而且描述统计也显示成绩较好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较高,重点校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和支出均显著高于普通校学生,重点班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和支出均显著高于普通班学生,而且重点班学生的课外补习支出连年增长,表明我国义务教育在校生课外补习尽管并存“培优”和“补差”两种类型,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培优”类型的课外补习。

此外,相比于2010年、2012年和2014年,2016年的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平均支出有所下降,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出台的“减负”政策对课外补习的供给和需求都有所减缓。当然,该研究结论仍需要后续研究予以证实。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和讨论,得出如下主要政策启示:

1. 强化对校外培训机构提供课外补习行为的监管,严禁公立学校在职教师参与课外补习。2016年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平均支出有所下降,可能的原因是近年来政府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以及禁止公立学校在职教师参与课外补习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课外补习需求和供给。今后政府应强化对校外培训机构提供课外补习行为的监管,严禁公立学校在职教师参与课外补习,防止公立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结成利益联盟。较低的教师工资水平刺激了公立学校在职教师提供课外补习需求,因此政府应提高公立学校在职教师的工资水平。

2. 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且学生成绩落后的家庭,政府应给予一定的课外补习费用补助。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支出均较高,扩大了不同阶层家庭学生获取的义务教育资源不均衡水平,加大了不同

阶层家庭学生获取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结果导致阶层固化和社会再生产。政府可以给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且学习成绩落后的家庭提供课外补习费用补助，通过补习券、补习津贴等方式帮助这些学生参加课外补习以缩小与其他学生的成绩差距，缩小因家庭背景而造成不同阶层学生在教育获得上的差异，削弱课外补习对阶层固化的维持作用。

3. 高中尤其是优质高中应增加面向农村和社会经济背景较差家庭的招生名额，促进城乡与阶层间高中教育入学机会分配平等。课外补习扩大了城乡和阶层间学生获得义务教育数量和质量差异，导致农村地区和弱势阶层家庭学生获得高中教育数量和质量都与城市地区和优势阶层家庭学生存在较大差距。为了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目标，促进社会阶层间合理流动，高中尤其是优质高中应增加面向农村和社会经济背景较差家庭的招生名额，促进城乡与阶层间学生高中教育入学机会分配平等。

最后，由于本文采用的四次追踪调查数据时间跨度不长，所以并不能完全反映我国课外补习的发展趋势。此外，2016年的缺失样本较多，使得子样本量少于2010年，2012年，2014年，相比2014年减少了23%，样本量的减少可能会影响部分研究结果。因此，需要更多的证据和更长时间的追踪调查数据来进一步揭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 陈纯槿、鄧庭瑾，2018：《国际比较中课外补习》，《光明日报》7月14日。
- [美]马克·贝磊，2009：《直面影子教育系统——课外辅导与政府决策抉择》，丁笑炯译，香港：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
- 曲颖、薛海平，2015：《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课外补习私人成本研究》，《上海教育科研》第4期。
- 薛海平、丁小浩，2009：《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研究》，《教育研究》第1期。
- 薛海平，2015：《从学校教育到影子教育：教育竞争与社会再生产》，《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3期。
- 曾满超、丁小浩、沈华，2010：《初中生课外补习城乡差异分析——基于甘肃、湖南和江苏3省的初中学生课外补习调查》，《教育与经济》第2期。
- Baker, D., M. Akiba, G. LeTendre and A. Wiseman, 2001, "Worldwide Shadow Education: Outside-school Learning, Institutional Quality of Schooling, and Cross-national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23 (1): 1-17.
- Bray, M., S. Zhan, C. Lykins, D. Wang and O. Kwo, 2014, "Differentiated Demand for

-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Patterns and Implications in Hong Kong Secondary Education.”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38(1) : 24—37.
- Bray, M. and P. Kwok, 2003, “Demand for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Conceptual Considerations, and Socio-economic Patterns in Hong Kong.”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2(6): 611—620.
- Dawson, W. , 2010 “Private Tutoring and Mass Schooling in East Asia: Reflections of Inequality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Cambodia.”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11 (1): 14—24.
- Jelani, J. and A. G. Tan, 2012. “Determinants of Participation and Expenditure Patterns of Private Tuition Received by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Penang, Malaysia: An exploratory study.”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32(1), 19—35.
- Kim, S. and J. Lee, 2010, “Private Tutoring and Demand for Education in South Korea.”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58(2), 259—296.
- Lucas, S. R. 2001,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 Track Mobility, 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6): 1642—1690.
-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Japan, 2008,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of Academic Learning Activities of Children.” *Tokyo: MonbukagakushoHokokusho. (In Japanese)*.
- Raftery, A. E. and M. Hout, 1993,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 Reform,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 1921—75.”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6(1), 41—62.
- Southgate, D. E. , “Determinants of Shadow Educatio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 Stevenson, D. L. , and D. P. Baker, 1992. “Shadow Education and Allocation in Formal Schooling: Transition to University in Jap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6), 1639—1657.
- Silova, I. , 2010, “Private tutoring in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Policy Choices and Implications.” *Compare*, 40(3), 327—344.
- Synovate, L. , 2011, “Marketing Survey of Tutoring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Cited in Modern Education Group Limited, Global Offering (for Stock Market Launch), Hong Kong*, p. 96.
- Tansel, A. and B. F. Bircan, 2007,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in Turkey Recent Evidence on Its Various Aspect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9 (1) : 162—171.
- Tseng, L. C. , 1998,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at the Senior Secondary Level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香港大学学位论文.
- World Bank, 2002, “Arab Republic of Egypt: Education Sector Review-progress and Priorities for the Futur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Supplementary Tutoring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Students in China: Status and Trends

XUE Hai-ping, FANG Chen-chen

(College of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y (CFPS) conducted by the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Survey in 2010, 2012, 2014, and 2016,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and developmental trends affecting, the participation in supplementary tutoring by compulsory education students in China. We foun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supplementary tutoring (and the expenditure on such tutoring) increased annually before declining in 2016. Students with hig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higher school quality, and better academic performance have a higher tutoring participation rate and also spend more on tutoring. Students in China's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and eastern coastal areas have higher participation rates in tutoring and higher tutoring expenditures.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burden reduction" policy and promote the equal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increase its supervision of non-school-based training organizations, provide tutoring subsidies for students with lower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encourage high schools-especially higher-quality high schools-to increase enrollment quotas for students from rural areas and with lower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Key words: compulsory education; supplementary tutoring; shadow education; developmental trends

(责任编辑: 杨娟 责任校对: 杨娟 胡咏梅)